

节延华 著

河湾旧事

HEWANJIUSHI



八一出版社

节
延
华

河

期 限 表

旧
事



新登字(京)117号

书 名: 河 湾 旧 事

著 者: 节 延 华

出版者: 八一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4 · 电报挂号 6550)

排版者: 北京天河公司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: 河北三河工商局装订厂

发行者: 八一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214,000

版 次: 1994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—5,200

书 号: ISBN 7-5081-0065-4/I·34

定 价: 7.00 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目 录

引 子.....	(1)
河湾儿	
第一部	(15)
春。1956年至1959年.....	
第二部	(86)
夏。1957年至1960年.....	
第三部.....	(142)
秋。1958年至1961年.....	
第四部.....	(204)
冬。1959年至1962年.....	
尾 声.....	(261)
还是那河湾儿	

引子

河湾儿

1

“三里直河出凤凰，十里直河出朝廷。就看家门口这两条河，弯得像麻花，咱河湾儿十年八辈子，也生不出一只双眼皮的虱子。”

这是保安爷三十年前说过的话。

保安爷这话，是在明儿哥和草叶姐出事的第二天清晨说的，地点在全村最大的吃饭场里，保安爷他们家大门外的那棵大槐树下。不刮大风下大雨，每到吃饭时，这里能集合起来百几十口子，有坐的，有蹲的，有站的，还有坐不像坐蹲不像蹲站不像站的。一眼望去，男女老少黑压压一大片。

那天清晨，人们的兴奋点一直还在明儿哥和草叶姐身上，猛不防，保安爷拉开大门从院子里冲了出来，往大槐树下一站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指向前方，并时而有力地挥动，同时口沫飞溅。在他面前蹲的人，只觉着头顶上下起了一场小雾雨，赶紧伸手罩在自己碗上。

保安爷说了这话没过三天，便腿一伸，跑阎王爷那去了。但是，他那近似于天才般预言，对河湾儿的父老兄弟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，以至多年以后，人们还耿耿于怀。特别是有谁碰到没时运的事儿后，例如考学没考上，或当兵没提干，甚至上街称盐

称得贵了卖蛋卖贱了，都很有可能忘不了骂一句保安爷：咱河湾儿的风水头，全叫那个死老头子给咒跑了。

保安爷临死落了个挨骂的话把，实在是冤枉得很。他老人家行善一辈子，在河湾儿曾一度也是有口皆碑的。他年轻的时候读过“人之初性本善”和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”，在他那一辈里头是一位少找的学问人。学问人在村里当然是最受尊敬的了。而他被村里人最推崇的是给人号脉看病。平时谁家有人伤风着凉了，或脑热了咳嗽了，请不起医院里的先生，吃不起药铺里的药丸子药面子，便去找保安爷让他给摸摸脑门子按按手脖子，然后照他叮嘱的该咋忙就咋忙去了。虽然每次不外乎用生姜、大蒜、竹叶子以及山里红子、臭枳蛋子、茅草根子等两三种或三五种混在一起，熬成汤喝它个一两回或三四回，再用被子蒙着头，出它几身大汗。不说绝对顶用，但大多也就如此这般地治好了病且省了治病的钱。

就在保安爷预言河湾儿十年八辈子生不出一只双眼皮的虱子的时候，有人当场就看出他阳寿快要尽了，完完全全一副死人脸相。待他发完那一通高深莫测的议论之后，怎么从院子里出来的又怎么回去了，而且人们还听到了一阵很重的闭门声。可是，还没等饭场子里为他而发生的骚动有所平息，只听大门咣当一声，他又出来了。他这次出来和进去时很有些不同，只见他把原先穿得好好的棉袄反穿在身上，把羊皮里子露在了外面，肩上还扛着两床印花棉被，连往大槐树下瞄一眼都没有，便坚定不移地朝庄东头走去，嘴里不停地喊道：“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托生。”一路走一路喊，一直走到庄东头的小庙坑坑沿才停下来。接着他将两床棉被摊开裹在自己身上，裹严实后将身子一歪，骨骨碌碌滚到了小庙坑里。

小庙坑是因坑北沿曾有过一座土地庙而得名。庙是土改时拆除的，但小庙坑的叫法却一直延续了下来。坑东西着长些，有百十来丈，南北着有点斜调角，也窄很多，只有三十来丈。时令已

入腊月，虽然坑里还没有上冻，但到底是大冬天，别说是保安爷那么大了，就是十七、八的棒小伙子，也顶不住那冻啊。所以，一直跟后边看热闹的人，见保安爷往坑里滚起来，顿时都吓傻了眼，等明白过来后，他已经漂到够不着的地方了。于是乎，有喊救命的，有喊捞人的，有说要用撒网撒鱼般撒的，有说要用门板漂成筏下到坑里去抬的，真个是人喊马嘶好不热闹，半截庄子乱作了一团。

你急他不急。此刻保安爷躺在水面上悠闲自得地唱起了梆子戏：“辕门外放罢了那个三声那个炮，伍云召我上了那个马鞍那个桥。”因为两床那么厚的棉被和羊皮里子棉袄的浮力很大，一时半会也不那么容易浸透，再加上他露在外面的手脚不停地扑腾，如同划船般从坑这沿漂到坑那沿，又从坑那沿漂到坑这沿，吓得坑沿上站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后来，有人用一根绑着镰的长竹竿，把他勾到岸边，然后两个大男人上前架着他两只胳膊往家走，一路上，他连哭带叫，连掐带咬，折腾得两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差一点弄不住他。

三天以后，保安爷作古。又过三天，保安爷被装进了棺材，由一十六个青壮男劳力，抬出了那扇在河湾称得上古老得掉渣的大门。保安爷活着的时候，小瞧他的人可能有，但绝对没有人小瞧这副棺材的。本来是装死人用的棺材，不知为何，河湾儿人偏把它叫作“活”。或许这正是河湾儿人难得的深刻之处。保安爷的这副活，是他二十年前卖了二十亩顶河沿头好地，从南乡买回来的，全是两尺厚的桑树板，用黑桐油一年油一遍，一共油了十年，远看明光发亮，走近用手指头敲敲，带金属腔儿。像这样的一副活，扳着指头数数，在河湾儿还没见谁家用过。所以有人说，保安爷卖地买活，考虑得长远，不仅到阴朝地府住高楼，而且还免去了在阳间的一场灭顶之灾。因为他这二十亩地再晚出手一阵子，土改时划他个地主可能够不着，但是，给他个小富农的帽子戴戴，他

是咋说也揭不下来的。吃大食堂的时候，队里没啥烧锅了，有人要去抬保安爷的这副活，保安爷知道以后，脱得赤条条的挺在活里，手里拿把镰，对人说，谁要是想抬走这活，就得先把给他给砍了，反正活已经没有了，他活着还有啥求头，还不如就这么打发了省事儿。都是一个村一个队，又都是一个姓，再远能有多远的人哩，不是该叫爷的就是该叫叔的，谁也不会把谁硬往死里逼。由此可见，保安爷最终能够挺在这副二十年前预备下的活里，让一十六个人给往外抬，的确是件并不容易的事情，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崇高理想的实现。

抬保安爷的这十六人说，在院里初上肩时，轻得像抬一团棉花瓢子，不用使一点劲儿活就起来了。可是，出大门以后，特别是到了大槐树底下，突然重起来了，如同抬一活的石头，压得一个个龇牙裂嘴寸步难移，只好放在槐树底下。抬活，正常年月中的正常情况下，是一定要十六个人的，这倒不是因为人少了抬不动。这是规矩。两人抬，那是抬死孩子，四人抬八人抬，那是抬轿，六个人十个人十二个人十四个人，都不行，前后左右人数没法匀称，非十六个人不可。当时活放下以后，有人说，一定是保安爷舍不得这棵大槐树，要走了要走了还想再在大槐树底下挺一挺。于是，负责提纸篮子的炳得叔，双膝跪在活的前面，点着一打叠好的纸钱，纸刚一沾火头，纷纷扬扬飞了起来，直冲那冬天里显得萧萧条条的树冠。这时候，送葬的队伍里发出一片喊声：“喜欢了！喜欢了！”趁机，十六个抬家一声齐喝：“上肩了哇！”随之，沉重的感觉又没有了。

就在埋保安爷的那天夜里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入冬以后还打雷而且打得这么多又这么响，实属百年不遇，让人听得心惊肉跳。更吓人的是，那棵大槐树给雷劈了，并于瓢泼大雨中熊熊燃烧了大半夜，映红了夜空雨幕，照亮了半边天。

第二天，村里便有很多人，夜里亲眼看见南边天上出了虹，

还有很多人说，夜里亲眼看见北边天上出了虹。“东虹呼隆西虹雨，南虹出来卖儿女，北虹出来头落地。”自此，一种大灾大难即将降临的巨大恐惧，如黑云压城，笼罩在全村人的心头，久久不散。甚至到了猫不敢大声叫春儿，狗不敢随便连蛋的地步。

2

大灾大难并没有降临。但保安爷如此看不起河湾儿这片土地，如此看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河湾儿人，并且把这一切全归罪于家门口这两条河，不知是何道理，似乎也太有些不近情理。

被村里人称作北大河的是洪河。洪河是淮河中游的一条重要支流。被村里人称作南小河子的是洋冈河。洋冈河是洪河中游的一条重要支流。洪河的大致流向是从西北往东南，洋冈河的大致流向是从西直正东，二者交汇时自然形成一个八九十度的夹角，这个夹角地带就是被称为河湾儿的地方。

河湾儿一共是五个自然村，最角上那个村叫程湾儿。程湾儿的庄南边紧挨着洋冈河大堤，东边紧挨着洪河大堤。我记事时，程湾儿约有百十口子人。从程湾儿出来，沿洪河大堤往北走，依次是程庄、苏庄、姚楼三个村。这三个村都不像程湾儿贴河沿那么近。从程湾儿到程庄二里河堤路，下了河堤往西还有半里土路。程庄比程湾儿还小，且程庄的人不跟程湾儿姓程，而跟苏庄姓苏。苏庄在程庄北边，中间只隔一个大坑和一片荒宅子。苏庄是个大村，有程庄六七个大。老辈人讲，苏庄风水曾一度是不错的，有一辈人中连着出了好几个秀才，所以，至今还有“苏庄的秀才比姚楼的驴还多”的戏言。这戏言显然出自姚楼人的恶毒的聪明和愚蠢的嫉妒。

姚楼在苏庄西边，中间里把地，是五村中最大的一个。村里

有一大半都姓节，还有一小半是杂姓，张王李刘翟，都有，但就是没有姓姚的。这也算是河湾儿历史上的第一疑案了。洪河在姚楼庄北边，有二里地远，从西直正东，到了和苏庄对应的地方斜向东南，又形成了一个大湾儿。姚楼人把这个大湾儿叫着东河湾儿，苏庄人则叫着北河湾儿。湾儿里一大片顶河沿头好地，大部分是姚楼的人种着，旱涝保收，种啥成啥。在洪河的拐弯处，有一渡口。村里人不把这渡口叫着渡口，而是叫着桥，且有名有姓：“张布袋桥”。这里没有桥，也没有曾经修过桥或准备要修桥的任何痕迹，不知道为啥非要叫着桥，还要叫着张布袋桥，是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美好的愿望？连保安爷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，往后怕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再知道了。

五个村中还有一个就是张庄。张庄在姚楼正南，二里地远，大小和程湾儿差不多。从张庄往西南走不到一里地便是洙湖镇，人们普遍的叫法是洙湖街，也有的叫洙湖集，老年人中还有叫它洙湖寨的。洙湖镇是一条南北街，号称三里长。洋冈河从街的正中间穿过，把一条长街分成了两节，南头是集，北头是寨。寨的南门就是桥头，南寨墙砌在洋冈河大堤上，其它三面也有护城河相环。但人们不把这河叫河，而叫寨海子。或许是因为这水不像河水是流通的，所以叫海而不叫河。这可以说是没见过大海的家乡人，对大海的天才想象。所谓寨，主要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躲兵的，而最主要是防土匪用的。一听说土匪要来了，四周乡里的人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都拖儿带女，牵上牲口，挑着粮食细软，逃到寨里去。土匪在周围祸害几天人们就得在寨里窝几天，确信土匪走了，才能回家。这叫“跑反”。日本人投降那前后几年，土匪多得就像地里的蚂蚱，这一杆那一杆，似乎是个人，只要腰里别个硬家伙，就能壮胆了，就敢进庄喊抢喊杀了。所以，老百姓三天两头得往寨上跑。土匪一般是不进攻或没有能力进攻寨子的。当然凡啥事总有个例外，民国三十五年，日本人当年都没能

打开的蔡沟寨，被五杆子土匪搁伙给破了，一次毁了上百口子人。洮湖寨没有被破过的历史，并非洮湖寨比蔡沟寨修得坚固，而是洮湖寨没有蔡沟寨里面的有钱人多。经过了土改以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风雨，到如今，洮湖寨作为寨的形象早已不复存在，不仅寨墙寨门看不到了，连残砖断瓦也难再找到半片。所谓的寨海子被雨水冲积成了平地，种上了庄稼。洋冈河上的三孔青石大桥已被水泥大桥所取代，桥南的那半条街也早已打破了旧时的格局，沿蔡县县城伸展来的公路，无限制地朝东西方向扩展着，形成一个混乱不堪但又异常繁荣的农贸、百货市场以及文化娱乐、医疗卫生中心。我记得小时候赶集，向娘要五分钱，桥南头买个热蒸馍，边走边吃，不等一个馍啃完，就能把集悠一圈。到如今，集大了很多不说，而且万头攒动，水泄不通，长年累月，集集如此。除非天上下刀子。

河湾儿五个村，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就归洮湖管辖。现在人们所知道的，土改初期洮湖儿叫区，河湾儿叫乡，乡公所设在姚楼；后来洮湖叫公社了，河湾儿便叫大队了，乡公所也改成了大队部；再后来洮湖又叫乡了，河湾儿只好叫村，一村辖五村。

也难怪保安爷临死前说出一番那么令人沮丧的话，可是平心静气地琢磨琢磨，也真是惭愧了又惭愧，在这方圆好几里的河湾儿的地界上，谁能说出个像点样的人物来？再说得难听一点，土改时为了要划出几个地主，没少让工作队的人做难。

如果一定要说出个排场人的话，节延驹好歹能算上一个。

按辈分，我叫节延驹该叫哥的，实际上我们两家早出了五服。我不曾见过延驹哥，他抖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生，但关于他的故事，我却是听到过不少，专为他写本书都有用不完的素材。

当年延驹哥是因为和河那沿的打架，打毁了人家的人，吓跑的。一跑五六年没有音讯。有一次，书堂大爷到南乡买牲口，回来经过郑阳关时，连牲口带人被队伍上给扣住了。开始人家把他

关在猪圈里，和一个老母猪睡了一夜，吓得他尿了一裤裆。后来他不知道咋打听到这支队伍的大拿不是别人，正是延驹哥，他的胆子才大了一些。果然，当他把自己是延驹哥的亲叔的牌子一亮，那些当兵的立马对他客气起来，很快便有人把牲口牵还给了他，他这时非常郑重其事地向人家提出要见延驹哥，人家不答应他，他就不走，死里活里给人家闹，说延驹哥的老父亲老母亲，这些年想儿子想白了头，哭瞎了眼，这次一定要亲眼见见他。后来又来了一个当官的，让他跟着走，过了三节院六道岗，来到了一个地方，里面摆好了一桌酒席，山珍海味，猴头燕窝，啥稀罕上啥。带他来的那个人十分客气地对他说，延驹哥有重大军务在身，不能陪着吃饭，让他一个人吃饱吃好。他心想，屎壳郎当了官也会拿拿架子的，这么一桌好东西，别说你不陪，你就不给筷子，我也不能吃不到肚里去。待他酒足饭饱以后，人家又给他留下一百块大洋，要他回去捎给延驹哥的爹娘。他把钱收好后，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带他的那个人朝旁边使了个眼神，这时走过来两个挎盒子枪的大个子兵，连推带拥，把他“送”了出来。

书堂大爷回来后，把一百块大洋如数交给了延驹哥的爹娘，并咋来咋去详详细细说了一遍，全家人自然是欢喜一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延驹哥他爹领着儿媳和六岁小孙女秀梅上路了。老少三代人，一路上餐风饮露，吃苦受罪，书堂大爷牵着牛才走了两天的路程，这爷儿仨走了四天才赶到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书堂大爷说的那个地方，可是别说队伍，连个兵毛都没见着。从此，延驹哥再次断了音讯。

延驹哥他爹去南乡虽然扑了个空，但由于书堂大爷的宣传，延驹哥的名字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，升起在河湾儿人心中。有好长一阵子，村里人谈起延驹哥，就像过年。有人说，延驹哥手下得有一个团的兵。有人说，哪止一个团，两个团也包不住堆，延驹哥至少得是个师长。还有人说，平时都放六道岗，一个师长绝不

会有这么排场，延驹哥肯定得是军以上。总之，人们越谈越虚，越虚越大，越大越发感到作为河湾儿人的自豪和光荣。那些天，站在洙湖大桥上，在那过往赶集的人中不用问，就能看得出谁是河湾儿人。因为河湾儿人气足，和人说话，眼睛就像在头顶上安着，光往天上瞅。

河湾儿人这么感觉良好，年把子，搞土改的来了，才有人提起来一个早就该打听好的问题：延驹哥的队伍到底是中央还是八路。尽管河湾儿人孤陋寡闻，但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性还是不迷糊的。书堂大爷把当时的情形和经过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重复着，人们根据他回忆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分析着，其结果，仍是无法断言。但是有一点，不少人是哑巴吃扁食，心里能数出个八八九九，却不太好说，或难说出口，说出口怕扫自家人的兴。那就是，延驹哥如果是八路，这共产党坐天下日子也不短了，咋还不见人回来呢？就算是军务太忙，负责的事情重要，人不到家信也该到家了呀。

说是这么说，真是连筋沾肉的，还是延驹哥撒在家里的那亲一窝。尤其是那当娘的，每天的日头偏西便拄着根锨把站在村头，往去洙湖的路上，看啊瞅啊，没出仨月，老人家本来就已昏花的双眼一点明儿都没有了。半年后的一天夜里，当娘的终于在梦里见到了儿子。梦中延驹哥也没能让娘看得多清楚，他也没法让娘看清楚。他对娘说，他的头被人家挪了，胳膊也叫人家给剁了，他的缺胳膊少头的肉身子叫人家给扔进汪洋大海里了。但他生是河湾儿的人，死是河湾儿的鬼，不入河湾儿的土，他魂不散肉不化骨头不烂。这些天他一直沿大江大河往家走，因为全都是顶水，走得很慢，今儿下午才归到洪河里，要家里人三天头上在张布袋桥接他。等接到他以后，请保安爷用东边自家老坟地里种的葫芦给他削个头，画上他的鼻子眼儿。一定对保安爷说挑个圆一点的老一点的葫芦。再请当木匠的书义叔，到南河湾儿柏树林砍两根直

点的树枝子，用刨子给他刮两条胳膊。然后把这几样和肉身子搁一块，埋在一个发大水也淹不着的地方。因为他在水里泡了半年多了，下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水了。

当娘的从梦里醒来以后，又连着哭死过去好几回。虽然只是一个梦，虽然世道变了人家也不叫迷信了，可是人心是肉长的，那心情也是不由人哪。第三天是六月初八，鸡刚叫头遍，上弦月还正点着地儿哩，书堂大爷、保安爷等几位和延驹哥家更近一点的爷们，便守在了张布袋桥河两沿，河里漂根草也要举着麻杆火照照，河里过个死猪娃子，也要捞上来好好认认。就这样，打天不明眼不眨地瞅到天又黑下来，没见到任何动静。保安爷说，七不出，八不归，今儿正好初八，延驹哥他不回来是对的。第二天，几个人又是半夜起床，又是眼眨也不眨地瞅到天黑，还是啥动静没有。大家正想走了，突然发现河水有些发稠，不淌了似的，再仔细看看，原来河里正过蚂虾哩，就好像满河的蚂虾在流动，把几个人看得都傻了眼儿了。二十年前，河湾儿这一带过了一回蚂蚱，用扫帚一扫一大筐。但河里过蚂虾，谁都是头回见。保安爷这时朝大家喊道：都傻站着干啥，还不赶紧下手！经他这么一喊，几个人才缓过来神儿，便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。原先带着来准备捞人装人抬人用的物件，全都有使用了。最后捞得太多了，带来的东西盛不下，就都把长裤子脱下来，使裤腰带把裤腰扎住，成了个发叉的大布袋。到回家的时候，每个人捞的少说也都有五六十斤。至于接延驹哥的事，早忘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。

3

延驹哥给河湾儿人带来的自豪和荣光，是短暂的，短暂得如同半夜起来尿尿时，在天边上看到的一颗瞬间滑过的贼星，眨眨

眼就啥也没有了，他的名字，也逐渐在河湾人的记忆里，消失得没有了任何痕迹。没过几年，一个叫程天明的人，又一次点燃起河湾儿人心中的自信之火、自豪之光。

明儿哥的排场和延驹哥的排场不同。最大的不同在于明儿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他所发出的光芒，河湾儿的父老兄弟们能够睁开眼看得见，伸出手摸得着，不像当年延驹哥那样，只出现在河湾儿人的幻想之中。谁还能不记得，一九五二年的阴历年那天，区长带领十几个乡的干部和民兵，人家大小也都是领导，年都不过了，来修姚楼通往洮湖寨北门那条斜大路。所谓修，也就是把那两条又深又宽、脚掉下去半天都拔不出来的车沟子给铲平。过去，只有河湾儿抽人到别地方出公差的份儿，哪有外村抽人到咱河湾儿帮着干活的理儿，况且这又是大年初一呀。听说这是因为过了年，省长县长要亲自到河湾儿送明儿哥的立功喜报。尽管后来省长县长并没有来，但这一页光荣历史，是永远更改不了的。

当然，河湾儿人又不都是半吊子，心里还不都像明镜一样？这是人家程天明的功劳，是程天明在朝鲜给美国人打仗立了大功，上面的领导才这么看得起，咱河湾儿才能出这么大的名，咱河湾儿人才能沾这个光。这可给节延驹那回不一样，那一回是凭书堂大爷一张嘴几句话，全河湾儿人都扛着个棒槌当针（真）认起来了。那回过年人家来帮助修路不说，后来大家也都看到了的，程天明的立功喜报贴满了乡公所的半扇子墙。那哪一张不是上面的领导亲手送来的？那哪一回送来不是召开了群众大会的？本来开完大会，人家是要把喜报往明儿嫂手里交的，但明儿嫂说，她家没人认识那上面写的啥，屋里又窄狭，还是交公吧。区长听明儿嫂这么说，很满意，说，中，本来天明同志就不只是您一家的光荣，也不只是您河湾儿一个乡的光荣，他是咱洮湖区的光荣，是咱洮湖区四万三千八百七十二名群众的光荣，全县全省全国人民都会为他感到自豪。

明儿哥虽然是小程湾儿的人，但其他几个庄对他一点也不生，特别是姚楼的人，熟识他像自己庄的孩子一样，因为他自小在姚楼的天数比在程湾儿的还多。说起这来话就长了。

明儿哥落地三天，他亲娘得了产后风死了，他爹撕下来半截袄袖子裹上他，然后一家挨一家地去磕头，求有女人的家收下他。爷儿俩把河湾儿一道道门槛磕了个遍，当爹的膝盖跪破了皮，头上磕出了血。不是那时候河湾儿没有善良人家，而是没有哪一个善良人家能够养得活他。当时明儿哥，比一只老鼠儿大不了多少，谁见了谁可怜，可是光可怜没有用，大小是条人命，喂不活谁敢收呢。到最后还是娘把他留下了。娘两个月前生了我一个姐姐，在月子里得了七六风死了，怀里还没完全下去，便接过孩子说，喂喂试试吧。就这样，谁见了谁说难喂活的孩子活下来了。从此，明儿哥把娘认了干娘，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干娘家里过，慢慢长大了，待干娘和人家的亲娘一样。

明儿哥出息了，而且是在外国出息的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跟美国人干仗，可不像和河那沿谢庄的小孩打架，枪子儿可没长眼，又稠得像下暴雨，命要是不大，你躲都没法躲。提起命大，村里人说明儿哥从小就能看出来。生下来三天就没了娘，这还不算，后来他又死了几死没死成。七岁那年，他跟着几个大孩子在河里洗澡，不小心跑到了河中间，一个水浪子打过来不见了影，过了大半天后，在程湾儿下游四五里地的泥湾儿，被一个撒鱼的老头使撒网给捞上来了。那撒鱼的老头把他从撒网里解下来，按按他圆鼓鼓的肚子，鼻孔里冒出两股水儿，再连着按几下他就活过来了。他十一岁那年，有天日头西的时候，他上保安爷那棵大槐树上掏斑鸠窝，脚底下踩的树枝子突然断了，手里一只没扎毛的斑鸠儿，摔成了一块小肉饼，而他自己在地上打个滚站了起来，身上连块指甲盖大的皮儿都没有破。十六岁那年他当基干民兵时，有回乡里派他往区里送信，月黑头加阴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开头他用脚打摸着车沟子一步一步往前挪，后来他嫌这样太慢，心里一想快，脚底下就没准头了，一没准头便失脚掉进了西南地里的井中。在井里，他使劲抠着砖头缝子，支撑着身子不沉下去，十根手指头的指甲盖子全给抠掉了，硬是坚持到第二天上午赶集的人从这经过，用几根裤腰带接一块，顺到井筒子里让他拽着爬了上来。

如果没有日后的出息，明儿哥这些事，也不会被人再重新提起。但有了这后来的出息，他的所有的事都被乡亲们翻了出来，这一翻出来，便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些事了。

有人说，明儿哥七岁那年在洪河里淹着，实际上那不是淹着，是龙王爷给他换魂的。换魂以后，身子还是明儿哥的身子，魂已经是龙子龙孙的了。那救他上来的撒鱼老头，也根本不是撒鱼老头，而是龙王爷变的。也有人说，明儿哥十一岁那年从大槐树上掉下来，那不是掉下来，是从树梢子上飘下来的，挨地时像一片树叶那样轻。当时他踩断的树枝子是在树的南面，而他落地是在树的北面。当时坐在树底下做针线活的几个妇女，都听到头顶上树枝子“咔嚓”一声，抬头一看，明儿哥被一股子小旋风托了起来，托得比树梢子还高，然后绕着槐树转了半圈，才稳稳当当地把他放在了地上。还有人说，那回明儿哥送信掉井里，才更是不该死哩。那一年，整个洮湖集上卖的老灶爷，上面印的黄历排错了两个月，头一个月二十九天排成了三十天，后边一个月三十天排成了二十九天，洮湖是两天集一回，逢单就集，所以，程天明掉井里那一天，本该是背集的错排成了逢集，如果那天洮湖背集，路上就可能不会有人打那过，没有人打那过，再有一顿饭的工夫，他非沉下去不行。

明儿哥参军走时，我才一岁多，根本不记任何事，当我后来长大一些时，耳朵里灌的便是村里人对明儿哥的称赞甚至神化。不说别人了，光娘的话就能把我的两个耳朵眼儿磨层茧。我五六岁